



紫微
宮詞

杜若


ZHURUO
GONGCI

杜若

紫微
宮詞

杜若

杜若
卷
ZIMEI
GONGCI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微宫词 / 杜若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87-4147-6

I. ①紫… II. ①杜…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2303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陆风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紫微宫词

杜若 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787×1092毫米 1/16 字数 / 325千字 印张 / 26

版次 / 2013年2月第1版 印次 /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4.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9	第三章	016
第四章	021	第五章	027	第六章	033
第七章	039	第八章	044	第九章	050
第十章	056	第十一章	063	第十二章	070
第十三章	080	第十四章	086	第十五章	092
第十六章	098	第十七章	103	第十八章	109
第十九章	116	第二十章	121	第二十一章	127
第二十二章	133	第二十三章	138	第二十四章	144
第二十五章	151	第二十六章	156	第二十七章	162
第二十八章	168	第二十九章	177	第三十章	183
第三十一章	188	第三十二章	191	第三十三章	197
第三十四章	203	第三十五章	209	第三十六章	215



第三十七章	222	／	第三十八章	228	／	第三十九章	234
第四十章	241	／	第四十一章	247	／	第四十二章	252
第四十三章	258	／	第四十四章	264	／	第四十五章	270
第四十六章	277	／	第四十七章	281	／	第四十八章	288
第四十九章	295	／	第五十章	304	／	第五十一章	310
第五十二章	317	／	第五十三章	324	／	第五十四章	331
第五十五章	337	／	第五十六章	344	／	第五十七章	351
第五十八章	358	／	第五十九章	364	／	第六十章	369
第六十一章	374	／	第六十二章	381	／	第六十三章	387
第六十四章	394	／	第六十五章	400	／	第六十六章	407

第一章



祯明三年元月十一，建康城破。

当时我正忙着换衣裳，平时的绫罗绸缎扔在一旁，穿起粗布襦裙，蓝布带子束腰，蓝布鞋子。幸好这个时代的女子不缠足，否则待会儿想跑也跑不动。

我的贴身宫女真儿打碎一只花盆，拿水和泥给我往脸上抹，一下一下兀自小心翼翼。我道：“都什么时候了？你当这是抹胭脂么？”夺过来自己擦了几把。

侧身看见镜子，里面有个伪装拙劣的村妇，一脸泥水，脖子还是细白如雪。我又抹了几下。正月的天气，湿嗒嗒的泥糊在皮肤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上辈子我也没遭过这种罪。

是，我十三岁，已经活了两辈子。

上辈子我活到二十四岁，大学毕业当朝九晚五的小白领，领份发不了财也饿不死的薪水，一生经历过最重大的事件是高考和失恋。恋爱也不是要死要活的那种，小吵小闹，然后分手，不过有些许伤感。

这么平凡的我，有天睡了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十一岁的小女孩。

如果只是从头活过，那也不算太坏，多少人都想有这样的机会。至少，我还可以去买世界杯彩票，或者，知道早早屯进哪支股票。

可惜，这个小女孩生活在一千四百多年前。

我不是神经如钢丝的人，第一个瞬间我以为自己还在做梦，或者，落到电视剧片场。就这么没创意，可是好过回到古代。古代，天，还是一个我不了解的时代！如果是武则天那时候，或者康熙末年，那么托电视剧的福，我还多知道些。可是陈朝……我只知道，陈朝快要亡了，因为陈现在的皇帝，名叫陈叔宝。我再历史盲，总也还知道陈后主。

北方的隋，现在是杨坚在位。

未来，史上头号败家子隋炀帝杨广将会败光大隋，不过那还早得很。

陈会在那之前先灭亡。

隋文帝平陈意味着历经南北朝的数百年混乱之后，华夏的再度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可是，那究竟发生在哪一年？我老早忘记了。我只知道，这件事迟早发生。

于是，我初到这个时代的两年，就像新生的婴儿样样从头学起。同时，时刻担心着随时到来的灾难。有时候做梦，尤梦见自己学穿衣服，短襦，长裙，束起头发，插起金钗，却怎么样也理不好那些带子，一团乱……忽然又到悬崖边，一只手用力地拽我，将我拖下去。没有人，光一只手。可怖到从梦里惊叫，醒来。

好在没有人怪我。

不幸中的万幸，陈嫺，我套上的这个壳，是陈朝的公主，后主陈叔宝的第六个女儿。我的“生母”是宫中最受宠的贵妃张丽华，因而我也异常受宠。听说陈嫺失足落进了水里，昏迷了数日。好在如此，大家都以为她不过是大病之后神志不清，也就不计较我的种种怪异。陈嫺虽然年纪还小，但像足了张丽华，有时我望着镜中如画眉目，总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仿佛隔着人世遥望一个陌生人。我想，老天不会是觉得可惜了造就陈嫺这么完美的一副躯壳，所以非要塞个灵魂进来吧？即使如此，干吗非得是我呢？

我像那个相声里等靴子落地的人，等了两年，靴子终于掉下来。

现在我知道隋文帝平陈在哪一年。

陈祯明三年。

隋开皇九年。

我从镜子里看见真儿在掉泪，笑说：“别哭了，赶紧看看还有什么该带的，都带上，有备无患。”

真儿一定奇怪在这种时候我还能笑得出来。可是不笑怎样，哭吗？我不是孟姜女，我哭也没法子将隋军哭回去。这种时候，想活下去只好自己努力。大家都各顾自己，谁会来救你？

真儿点头，在屋里乱转，好像没头苍蝇，我晓得她心里慌，不知该做什么。我过去，从妆台里抓一把首饰塞给她，合起她的拳来。我说：“好真儿，以后你自己要多保重。”真儿呜咽，眼看要大哭，我立刻掉头走出去。不，我不要见那一幕。我对真儿有感情，这两年我样样事都要她教她照顾，要是可能我想带上她，但是我怕反而害了她。一个普通官女不会引人注目，也许她自己走更有机会。

在门口我看见张丽华，她来了应该有一会儿了，手扶着门框，静静地贪恋地注视我，看多一刻是一刻，须臾也不肯移开。

“母亲。”我叫她一声。

她点一下头，不说话。我晓得她说不出来，一开口她就会流泪，哽咽到发不出声音。

今天她终于无心梳妆，头发微微散乱，有几缕落在鬓边。但是她依旧美丽绝伦，我从未见过这样美的女人，无论上辈子还是这辈子，初见她我震惊到一时无法说话。她的头发极长，垂下来几可委地，她每天用人乳洗脸洗发，这么奢侈的天然护肤品。陈叔宝十数年来一直眷恋她，但也不独她，还有后宫数十位女子。她一直能维持她的地位，是用了些心思的，我知道。

所以她格外疼爱我，将我捧在掌心里，宠我纵容我，不让我受一点委屈吃一点苦。因为我是她的影子。她出身贫寒，家里不过是织草席的，她爬到今天这一步吞下多少血泪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不要我再受一点她受过的苦。

我到古代的最初两年，就这样在她的呵护下生活。我心里没有办法将她当作我的妈妈，可是我感激她，眷恋她。历史上的张丽华名声与褒姒、妲己一样，是个祸水红颜。然而，眼前的张丽华，她这样爱我，让我没办法不接受她。当然，我本来也不觉得褒姒、妲己就一定是什么恶女人，帝王亡国怪到女人头上本来就可笑至极。

我向她跪下来。

“母亲，和我一起走吧！”

她用手摩挲我的脸，微微地颤抖。冰凉的触觉从肌肤一直渗到我的骨子里。我也开始颤抖。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指尖沾了泥，我晓得那一定是咸的。

“和我一起走吧！再迟就来不及了——”我向她喊，几乎在哀求。到这时候我发现我对她的感情，比我以为的深。她太爱我，而我也不是铁石心肠。

而且我记得她会死。小说里说的，《隋唐演义》。

她终于开口，一边在流泪，但声音却比我想象的平静许多。她说：“不行，媚儿，不行。我从十岁就跟你父皇，已经二十年。我怎么能在这时候舍他而去？我得跟他在一起。”

“可是……”

“带得‘东西’吗？”她打断我。

我点一下头。

“出门在外，好好保重自己……你从未吃过这样的苦，多学着一点……有什么不如意，能忍则忍，别得罪人，比不得从前了……”她絮絮地说，想将满腹的话道尽。但是，没有时间了。

“走吧，快走吧！”她拉着我的胳膊让我起来。

我给她叩首，恭恭敬敬，一丝不苟。我借用了陈媚的身体，也借用了本属于她的母爱，我便替她磕了三个头。

“去吧。”张丽华推我。

我走出门去。

忽又想起一事，奔回来说：“母亲，如果真有变故，设法请见隋军统帅晋王杨广，或能让事情有转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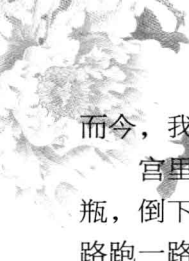
张丽华怔了下，问：“为什么？”

杨广最爱美女，我记得他是不想杀张丽华的，所以也许她能得到杨广的庇护。反正，张丽华的生死无关历史进程，我想或许能有一线改变的机会。但是这些话我自然不能明说，只能回答：“请母亲务必记住我的话。”

她见我不肯说，也没有追问，只说：“好，我记下了。”然后说：“走吧，媚儿，不要再回来了！”

我咬咬牙，随宦者出去。这次，不再回头。

见过水灾之后，江堤上无家可归的老鼠吗？成千上万，茫然四蹿，互相践踏。



而今，我的眼前，也正是一番相似景象。

宫里到处是四散逃窜的人群，没有方向，未知去向。到哪里都能看见踢碎的花瓶，倒下的桌椅，踩脏的衣物碎片……还有人忙着趁火打劫，抱着首饰冲出来，一路跑一路掉。于是又有人争抢，打得头破血流，仿佛近在眼前的隋军无关紧要，那几件金器才是最重要的。

瓷器的破碎声，丝帛的撕裂声，哭号声，惊叫声……

忘记是谁说过，战争中没有尊严可言。

战争。

我哆嗦一下。一直到现在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两个字距离我有多么近。虽然和印象中的炮火连天不同，这还是冷兵器时代，但战争就是战争。我只在书本和电影电视里见过战争。鲜血、死亡、国破家灭，那样遥远……那样残忍。

可是现在，这两个字那样近，近到充斥了周遭每方空气，呼吸间逼得我不得不面对。

我和宁远长公主陈琼一道走。算辈分她是我的十四姑姑，但年纪只比我大一岁。两个忠心的宦者领我们去十二长公主府，那也是我的姑姑，陈珞，她早已受封乐昌公主下嫁徐德言。等到了那里，我们再做别的打算。

我们从陈宫的角门出去，乐昌长公主府只隔了两条街。街上的情形仿佛是陈宫的放大，人更多，更混乱。有人在哭，有人惊惶，但更多的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知道吗，那更可怕，那种完全不知未来在何处的麻木。

有个人倒在地上，就在我身边。我本能地伸出手想去拉起他，但是宦者立刻拉住我，“六娘，不能管！”

不管他，也许他就会被踩死。我眼睁睁地看着片刻间，已有十数双脚从他身上踏过。他一定在惨叫，我看见他的嘴大张着，可是街上太吵了，他的声音被淹没了，以至于看起来像一部默片。

我知道宦者为什么拉住我，因为如果我去拉，此刻我也一样倒在众人的脚下。

一种全然陌生的感觉从我胸口涌起来，像一大块不会融化的冰，冷冷地堵着，叫我难以呼吸。很久之后我明白，那是恐惧和绝望。我的平凡人生里，从未真正面对过的情绪。

“隋军进城了！”

不知道是谁先带头喊起来，然后整条街的人一起喊起来。有人惊恐地回望朱雀门，那里隐隐传来大队马蹄的声响。绝大多数的人加快了出城的步伐。可是他们真的能离去吗？我不知道。人在这时候的举动或许更接近动物的本能，只要像根稻草，就忍不住去抓。

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另一只手还拉着个七八岁大的孩子。孩子尽全力跟着她跑，可是这样依然很慢。做母亲的回头看了看大儿子，忽然放开了手。转瞬间，她和小儿子的身影就消失在人流中。

被抛下的孩子站在路边哭喊：“阿娘阿娘不要丢下我！我会做的事比弟弟多！我会吃得比弟弟还少……阿娘阿娘不要丢下我……”

当我们匆忙经过，这一幕堪堪落在我眼里。

这不是演戏，不是演戏啊！

这是活生生的战争，一个王朝的覆灭。

我从未想过我会亲身经历这样的一幕，比直接的死亡更让人悲凉和绝望。

我和陈琼互相紧紧挽着胳膊，宦者在一旁替我们开道，一起小步小步地努力前行。待终于进了府，我们已是发饰散乱，衣襟不整。

乐昌长公主府也是一片同样的惶然。我们见到陈珞时，她正抱着贴身侍女哭作一团。她本就是一个柔弱的女子，而今看上去就更加瘦弱不堪，有如风一吹，便会悠悠飘去。

她见我们来，如见救命稻草一般，上来一手拉住一个。我们互相看看，忽然同时失声痛哭。

亡国之痛，终于清晰在眼前。

其实我的心里，从未将陈朝当作我的故国，我只不过是个莫名其妙被空投的外来者。然而两年的时间，不知不觉，我早已熟悉了这个地方，也渐渐接受了将它作为我的“家”。何况，我周围的人，张丽华也好，陈琼、陈珞也好，都是活生生的，会对我微笑，和我一同嬉戏、宴游、生活过。在我孤零零一个人来到这个时代，最困惑最茫然的时候，是和她们一起度过的。我怎么可能再像阅读历史课本时那样，用一种现代人的遥远目光注视她们呢？

陈亡了。

祯明不复存在，此后华夏将只有隋之开皇这一个年号。

家也不存在了。从前无论怎样，我有一个栖身之处，我有张丽华爱护我，假以时日，我总能慢慢地融入时代，日子就会那么过下去。然而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像一个精美的瓷器，在我面前生生地碎开。


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覆灭。不是小说，不是电视，是真实发生在眼前，一幕一幕亲身经历。国和家，就这么没有了，碎了，再也拼凑不起来。而且，以后我还将失去什么，未来还完全无法预知。

也许，和陈珞、陈琼相比，还是不同。但我的心中也有着利刃划过般的剧痛。

外间的人声，隋军骑兵的马蹄声，喊杀声，百姓的号叫声，混成叫人心惊的声浪，即使隔着长公主府的深深庭院，也叫人战栗。

我们不可能长时间待在这里，隋军随时都会到来。商量之下，我们很快决定立刻前往管家府里暂避。

陈珞也换上布衣荆钗，她仍惦念着丈夫徐德言，本不想走，但经不住我们的劝说，也一同离去。于是，又是一场艰难的挪动。



到管家府当日，总还算平安。虽则城中也有几处起火，但听外间声响，终归渐渐平息下去。

次日就听得传闻来。城破之时，朝中文武四散，各自逃命，陈叔宝身边竟只有个宰相袁宪相陪。陈叔宝原本对袁宪诸多猜忌，然而国难之时，却只有他留下。陈叔宝感叹说：“亡国不是朕一人失德，而是江东人士都已尽失气节！”大势已去，陈叔宝说完这话，便遁入后宫。

隋军入宫搜索良久，不见陈叔宝身影，料想他的贴身宦官必定知道他的藏身之处，就将那名老宦官抓来质问。老宦官知道避不过此劫，竟一头撞死。隋军无奈，只得重又细细搜查，至丹阳殿时，院中有一口水井。隋军兵士朝井内喊话，若有人就出声，否则扔石头了！

其实隋军兵士不过试探一番，谁知井中真的有人应答。兵士抛下绳索，将人拽了上来。谁知绳索那端竟然不是陈叔宝一个人，还有张丽华和孔贵嫔两个女子。三人浑身湿透，正月天寒，早冻得瑟瑟发抖，狼狈万状。隋军兵士见了，忍不住哈哈大笑。

还未听完经过，陈珪已经泪流满面，陈琼眼中含泪，却咬牙不肯落下。我暗自嗟叹，陈叔宝毕竟是她们的大哥，无论别人如何看待他，她们心中必定对他还有一线指望。谁知陈朝皇帝竟会怯懦至此，终于连最后的一丝尊严也被剥得一干二净。

我对陈叔宝向来没有好感，但是却不愿看着她们两人此刻绝望的神情，起身走出房间。

却见眼前茫然，原来不知何时雪花已纷纷而下。建康天暖，此刻的雪已积不住，落了便化，放眼望去四处一片狼狈泥泞。

又过一日，我们商量着，让家人再出门打探，若有机会，还是早些离去为好。

谁知家人去而复返，脸上神情慌张，说隋军查抄宫苑，如今已经知道我们几个逃脱在外，正在城中搜索，早起已去过陈珪府中，想必迟早会到这里来。

我们决定立即离开。管家听说，告诉我们四条街外有他的亲戚，不如到那里暂避，我们一时也没有别处可去，当即同意。

那是小户人家，五口人，只一个小院三间房。腾了一间给我们三个合住，跟随我们的宫女们只得另寻住处。那家主人对我们的到来很冷淡，只是敷衍几句，便不再理会，让我们自行安置。眼下情形，他们肯收留，也已不易，我们不能再多要求。

房中只一张床，幸而我们三个都身子瘦小，勉强能够挤下。我想起上大学时，和要好的朋友同挤在宿舍的单人铺上，说一夜悄悄话，很是温馨。然而，此刻的心情大不相同，就算开口，也是凄凉。

夜来风大，擦着窗纸，簌簌有声。我们全都沉默不语，但我知道，她们俩也不曾睡着。寂静中，耳畔听着三人的呼吸交错，有种相依为命的感觉。躺得久了，我试着动了动身子，想要翻个身，终究不能。不由得苦笑，连我都觉得难受，何况她们两个？

身旁的陈琼低声道：“阿媚……”

只叫了一声，忽然听见外面脚步声嘈杂，似有人在街上跑动。夜深人静，靴子打着地面，嗒嗒如疾雨。

我心猛地一沉。

“快起来！”

她们俩也觉察异样，急忙起身。我们慌手慌脚地穿衣裳，虽然早已换成了平民装束，但平常总有宫女帮忙，此刻越急却越穿不好。

院门“当”的一声打开，隋军兵士蜂拥而入，火把映亮了窗纸。

我们心知已无路可逃，相顾凄然。

院中有人高声问话，北人语音短促，听惯了绵软吴语，很不习惯，但注意听时，也听得懂。

那人问：“乐昌公主可在？”

陈琼掩上衣襟，走到门边提高声音回答：“在。但我们有几句话，请这位将军到门前来。”

有人走到门前，伸手便要推门，被陈琼死死抵住。

“将军听我说完，不得入内！”

门外的人似乎犹豫了一会儿，又伸手来推。我连忙过去帮忙，一起抵住门。

“请住手！如果现在硬闯，我们即刻自尽！”

陈琼一字一字，语音傲然，不容反驳。

那人终于停手，道：“请讲。”

陈琼吸了一口气，朗声说：“我们是陈朝公主，你们虽奉命捉拿我们，但不可羞辱我们。方才我们已然安歇，此刻衣衫不整。你们在门外等候，待我们穿戴整齐，自会出来随你们去。”

那人想了想，说：“好吧，但不可太久。”

陈琼慢慢透了口气，回过身来。

我看着她们两人，叹口气说：“事已至此，也只能先如此，日后的事……走一步瞧一步罢了。”

陈琼点点头，默然不语，低头系好衣裳。我分明看见泪水沁出她的眼角，却在侧过身时，飞快地拭去。

穿好衣裳，我们打开房门，依次走出。

院中火把辉煌，我清晰地听见惊叹声如风般掠起。即便是我，也从来没有身处在如此多男人肆无忌惮的注视下。我能感觉到集中在我们身上的那种毫不掩饰的艳羨和欲望。但我们谁也不愿流露出窘迫，即使一向羞怯的陈珞，也仰起脸，从容步下台阶。

兵士们朝两边分开，让出一条路，门口停着一辆牛车。

我先攀上了车，然后将陈珞拉了上来，我又朝陈琼伸出手，然而她没有动，目



光望向门的另一侧。

我看见这家的主人站在那里，默然注视着我们。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你也是我大陈子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人抬眼看看她，冷冷地回答：“现在这里已经不是陈了，你们是什么身份与我何干？从前我过得好不好你们难道过问过？如今你们怎么样也跟我没关系。”

陈琼眼里闪过怒气，她还要再说什么，我苦笑着拉过她，“算了，走吧！”陈叔宝早就失却民心，谁又会关心我们这几个亡国公主呢？

牛车辘辘前行，这车甚是简陋，夜风从车厢缝隙里吹起来，我们只得互相挤在一起。

陈琼余怒未消，愤愤道：“看来陛下说得不错，江东已无气节！”

我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低声说：“我倒觉得，他说得也没错。”

陈琼猛地转过脸来，瞪了我一眼，动了动嘴唇，终究忍耐住了没说话。

我阖上双眼，突如其来的倦意瞬息侵遍四肢百骸，现在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睡觉。

第二章



牛车将我们载入后宫，相隔短短三天，已换过了朝代。离去时我是金尊玉贵的陈朝公主，归来时已成隋军的阶下囚。恍惚，又转了一世。

奇怪的是，我平静如水，好似并未觉得其间有多大差异。也许是因为，我心底里总下意识地将自己与那个陈朝公主区分开来，尽管，有时我也已模糊了界限。

然而，我相信对于陈珞和陈琼两人而言，只怕已如物转星移，地覆天翻。

回宫时夜已深，我们就在从前值夜宫女的房中胡乱睡了一宿。其实，又有哪个能真睡着？一夜辗转反侧，只是谁也无话。

天明时，有人来领我们去丹阳殿重新安置。

晨光初现，宫中寂静异常。我仰起脸，稀薄的阳光穿过浮云，落进我眼里。这还是今年初次见到晴天。

一夜风过，昨日的薄雪已被吹尽，了无痕迹。多日不曾有人打扫的长街上落叶零落，在我们的脚底沙沙轻响。当日砸破的瓷器、木器，撕破的锦缎丝帛仍散落满地，狼藉一片，提醒着不久前的混乱。

对面过来一群人，皆身着甲胄，看装束，该是隋军的统领人物。我们侧身让在一边。

走得近了，看清当先的是个年轻人，至多不过二十岁，身材颀长，气度儒雅，眉目精致。

我心中一动，眼前这人如此年轻，莫非……

那人似乎觉察什么，朝我转过脸来。冷不防与他的目光相遇，竟是那样温润，如同一池湖水，涟漪徐徐。

我怔愣，他也同样微微吃了一惊，停下脚步。

我们安静地对视，互相估量，过了会儿，他冲我微微地一笑。我又是一惊，这才想起我眼下的境遇，容不得我这样肆无忌惮，连忙垂下眼帘。

“这便是昨夜寻到的几位公主？”他语调和缓，北话自他口中听来，悦耳不少。

管事的上前回答：“回殿下说的话，正是前陈的乐昌长公主、宁远长公主和六公主。”

殿下？果然，他正是杨广，未来的隋炀帝。

我常想，我的运气可真不好，好不容易穿越了一回，却拣个这么尴尬的时代，别人穿越见的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名垂青史，我倒好，穿回来遇上顶有名的倒是这个臭名昭著的家伙。当然，如果能多待几年，也许会见到裹尿片的唐太宗李世民……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所谓人不可貌相，这绣花枕头倒还真是风度翩翩。

实在按捺不住好奇，我又偷偷抬起眼。

他的视线竟好像从来没移开过，脸上的微笑也未曾散去。我们的目光又一次相逢，他眼里的笑意更浓。我正想避开，忽又改了主意，向他轻轻一颌首。

他眼睛看着我，问管事：“六公主便是张丽华的女儿？”

我抢在管事之前回答：“是！”

他若有所思地盯了我一眼，转身离去。我朝着他的背影望了一会儿，转回视线，却见陈琼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我侧过脸，凑在她耳边轻声道：“刚才那个就是晋王杨广。”

她没有说话，狠狠瞪我一眼，别过脸去。

我被她冰冷的目光唬了一跳，低头细想了一会儿，才觉得，我方才是不是显得太过轻松了些？

对于她们两人而言，亡国之难，必定痛彻心扉。

可是，我与她们不同。陈朝之亡，我不是不悲哀的，然而，我却并不恨隋人。是的，我悲伤，但我不恨。我骨子里毕竟不是陈朝公主，而是个现代人，我有一种她们所没有的历史宿命感。我知道这是势所难免的事。何况，这更加不是我的错，也不是我能改变的。陈亡不意味着末日来临，眼下我的命运非我自己能够掌控，我所能做的，唯有善待自己。

昔日陈朝宫眷，如今都挤在丹阳殿中。管事指了一间房让我们三人同住。平心而论，这间屋子三人合住也是绰绰有余，管事居然还指派了两名宫女过来侍奉，但毕竟今非昔比。

陈珞神情凄然，四顾半晌，坐在榻上垂泪，我安慰了她一会儿，也不见效，只得先由得她去。

大门外有人看守，不准我们出入，但院中可以走动。院子甚大，昔日的妃嫔帝女，三三两两地散步。有时凑在一处，又忌惮守卫，只低声交谈几句。昔日陈宫的软玉温香，在充溢愁绪的神情言语中，几已折损殆尽。

忽然，传出一阵喧哗吵闹的声音，夹带着一个女人的哭喊尖叫：“不！不！我不去！求求你们！放了我！我不去——”又有隋军兵士粗鄙的北话大声呵斥：“娘的！这还能由你？！乖乖地去，别给老子惹麻烦！”

循声望去，正见两个兵士一边一个，扯了个女人的双臂走出大门。

“何尚宫！”

“这是带她去了哪里？”

“唉……”有人叹息，“这还消问？”

我不禁打了个哆嗦。

不知是谁，竟又轻轻地哼起陈叔宝亲制的那曲《玉树后庭花》：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那曲调此刻听来格外忧伤，我看见许多人偷偷地拭泪。

陈琼在院中绕了一圈，又面无表情地走向后殿。我见她一直走到井栏边，脸上似悲似怒似绝望。

我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走过去，只得在她身后几步站着。

忽然她身子前倾，俯向井栏，我急忙扑过去拽住她。

“别做傻事啊！”

她回身，“啪”地打掉我的手，紧紧盯着我，咬牙道：“我……我真想不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我被她骂得莫名其妙，“你在说什么？”

她冷笑，“你当着那么多的人，自己做出来的事，你还要问我？”

她说完又转过身，我也急了，一把揪住她的胳膊，“你把话说清楚！我做什么了？”

她倏地转过身，“不知廉耻！非我要说穿么？好，那我说！方才你与那个晋王眉来眼去，当别人都是瞎的？你打什么主意，我很清楚，只想不到，你竟然这么迫不及待！”她越说越怒，脸也涨得通红。

我听她原来是为了这，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还笑？！”

我清清喉咙，“你真是误会了，我起初不过是好奇，后来又想不能在他面前坠了身份，所以直视他。”

陈琼将信将疑地看着我，我坦然回视。

“如果你真的不信，我陈娟可以对天发誓，就算这世上只剩下他杨广一个男人，我也绝对不会对他起任何心思！”

有的时候，三流剧狗血台词还是挺有效用，陈琼转怒为喜，拉了我的手说：“真是我误会你了，我原本就想着你不该是这样的人。”

我也握住她的手，我与陈琼交好，便是因为她有这样爽直性子，常常让我忘记她的身份，把她当作一个朋友。

当然，我对她说的也是实话，我又怎么可能去和杨广扯上关系？无论作为一个皇帝还是作为一个男人，他都是古往今来最差的选择。

陈琼问：“你在想什么？”

我忙岔开思绪，望定她说：“刚才，你为何会起那样的傻心思？”

陈琼紧紧抿着嘴唇，用力得令唇色发白，好一会儿，她一字一字地说：“我是堂堂大陈的公主，不能受蛮族辱没。”

我明白。看看刚才的何尚宫就知道，我们这些亡国女子，此后必是命运多蹇。

仰起脸，天空那么清澈，碧蓝得让人直想沁浸其中，化作一朵浮云，悠悠飘去。

我说：“天下之大，未必没有别的选择，就如此轻生，值得么？”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难道你不懂？气节重于生死！”

“是。但……”我知道，陈琼性子执着，此刻不管跟她讲什么道理，她都未必听得进去，于是我半开玩笑地说：“为什么偏要选这口井？”

陈琼愣了一下，点点头，“你说得对！我不该选这里。”

我听她话里的意思，并未放弃轻生的念头，不由得暗自叹息，心里想着这几日得多看顾她些，再慢慢劝解。

无精打采地踱回前院，忽见许多人聚在大门边，朝外张望，还有不少女子掩着嘴哭泣。

又有事来临的不祥预感，陡然从心底升起。

我快步走过去，排开众人，一眼正见陈叔宝站在外面的夹道中。几个隋军兵士按刀守在周围。陈叔宝低垂着头，神情呆滞，正听一个隋军将领和他说着什么。我身旁的几个女子，哽咽地呼唤着“陛下”，但陈叔宝似乎完全没有听到。几日不见，他那张原本就满是酒色痕迹的脸越发苍白不堪，衰弱得有如深秋草叶。

张丽华就站在他身边，神情哀婉，眼中含泪，双手紧紧地揪着他的衣袖，仰脸定定地望着他，一瞬不瞬。她比我上次见到她时又瘦了一大圈，冬日厚重的衣裳在她身上也显得空荡荡的，但她看上去依旧美若仙子。

我心头一抽，眼睛顿时酸胀，陈叔宝如何我可以完全漠然，但张丽华，她是过去两年中最关心疼爱我的人。想不到我还能看见她，我这样高兴，泪水瞬时模糊了视线，只有在劫难里才能体会到见到亲人的喜悦。

隋军将领挥了挥手，两个兵士快步上前，拉开张丽华。

“陛下——”

她蓦地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如同中了箭的大雁，发出最后的哀鸣。她的手死死抓着陈叔宝的衣袖，指节狰狞地凸起。然而，无论她怎样用尽全力，又如何拗过两个壮年男子，终于，那角衣袖一分一分地从她手心里滑出。

我的耳边有什么嗡嗡作响，直觉先于我的理智明白了一切。

“母亲！”我拔腿朝门外冲过去。

看守一时没有防备，错愕间，我已经奔到了张丽华的身边。

“阿娟！”张丽华一把抱住我，痉挛地抚摸我的脸，忽然，又将我推开，“你来干什么？快回去！快回去呀！”

我问她：“母亲，你是不是忘记了我的话？你有没有去见过晋王？”

张丽华凄然笑道：“正是晋王亲自下令要将我处死，他又怎么可能见我？”

我怔愣，怎么会是晋王下令？难道小说误导了我？

兵士架住张丽华的胳膊，看守也上来拉我，情急间，我高声问陈叔宝：“父皇，你怎么不去为母妃陈情？”

陈叔宝低头不语，他不敢看我，也不敢回答。

看守拽着我往回走，我使劲回过回头，正见张丽华伏地向陈叔宝叩拜，仪态丝毫不乱，而后便被兵士带走。